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詩本義卷五

宋 歐陽修 撰

東門之枌

論曰子仲之子莫知為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子穀旦者善旦也猶今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邪南方之原毛以為陳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說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

友如陳葬原仲為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說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為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本義曰陳俗男女喜淫風而詩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於市中其下文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悅慕其容色贈物

以為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墠也

衡門

論曰毛鄭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義是矣自泌之洋洋以下鄭解為任用賢人則詩無明文大抵毛鄭之失在於穿鑿皆此類也鄭改樂為療謂飲水療飢理豈然哉

本義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放恣可以勉進於善而

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誘進之也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娶妻諸姓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娶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為而二章三章

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誘掖之也

防有鵲巢

論曰詩人刺讒之意予於采葛論之矣鄭以防之有鵲巢卭之有旨苕處勢自然喻宣公信讒致此讒人其說汗漫不切於理若謂處勢自然則何物不然而獨引鵲巢旨苕邪至於中唐有甓則無所解盖理有不通不能為說也

本義曰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

及已謂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牵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匪風

論曰毛傳發發飄風偈偈疾驅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者非也至於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則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說解烹魚二字今考詩人之意云誰能

烹魚者是設為發問之辭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鄭止解
烹魚至於漑之釜鬵則無所說遂失詩人之意
本義曰詩人以檜國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天子治其國
政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顧瞻纇周之道欲往告以所
憂而不得往者非為風之飄發非為車之偈偈而不安
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其卒章曰誰能烹魚漑
之釜鬵者謂有能烹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器潔則可以
烹魚若言誰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國之亂政國亂

平則我民安矣故其下文又問誰將西至於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者謂思周人來平其國亂也

候人

論曰候人箋傳往往得之至維鵜不濡其翼則毛鄭各自為説然皆不得詩之本義而鄭猶近之毛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詳其語謂在梁則濡翼矣此非詩人意也鄭謂當濡翼而不濡為非常考詩之意謂鵜不宜在梁如小人竊位爾豈但不濡其翼為非常邪不遂其

媾毛鄭訓媾為厚鄭又以遂為久今徧考前世訓詁無厚久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鄭又謂天無大雨歲不熟則幼弱者飢此尤迂闊之甚也據詩本無天旱歲饑之事但以南山朝隮之雲不能大雨假設以喻小人不足任大事爾安有幼弱者飢之理況歲凶饑人不止幼弱也鄭箋朝隮其說是矣至幼弱者飢則何其迂哉媾婚媾也馬融謂重婚為媾不知其何據而云也鄭於注易又以媾為會大抵婚媾古人多連言之盖會聚合

好之義也

本義曰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詩人刺其斥遠君子至有為候人執戈祋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寵以三命之芾於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鳥以比小人鵜鶘澤也俗謂淘河常羣居泥水中飢則没水求魚以食者謂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漁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禄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義貴賤匹

偶各以其類彼在朝之小人不下從羣小居卑賤而越
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卒章則言彼小人者
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彊敏如小人
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悅人而不勝任
用也

鳲鳩

論曰鳲鳩之詩本以刺曹國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
毛鄭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而所謂淑人君子又如三章

所陳可以正國人則乃是美其用心均一與序之義特相反也此由以鳲鳩為均一之鳥而謂淑人君子為詩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至於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則皆無所說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為說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獨於中間一章刺其不稱其服詩人之意豈若是乎至為疏義者覺其非是始略言淑人君子刺曹無此人而在梅在棘彊為之說以附之然非毛鄭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蓋

刺其臣事國懷私不一心於公室爾

本義曰鳲鳩之鳥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而欲各盡其愛也故其哺子也朝從上而下則顧後其下者為不足故暮則從下而上又顧後其上者為不足則復自上而下其勞如此所謂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長而飛去在他木則其心又隨之故其身則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則在梅在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詩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儼

然可以外正四國内正國人歎其何不長壽萬年而在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萬年者已死之辭也

鴟鴞

論曰毛鄭於鴟鴞失其大義者二由是一篇之㫖皆失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為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而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一也但據詩義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寧取我子勿毁我室毛鄭不然反謂

鴟鴞自呼其名此失其大義者二也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毛鄭謂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已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二說不同而知金縢為是毛鄭為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毛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

叔流言且冡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不通者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毛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此其不通者二也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閒隙而出

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矣有能刑政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此其不通者三也𠃔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詩謂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鄭謂子者周公官屬也室者官屬之世家也毛又謂子為成王此又其失也諸儒用爾雅謂鴟鴞為鸋鴂爾

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其又謂鷦鷯為巧婦失之愈遠今鴟多攫鳥子而食鴟鴞類也

本義曰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巳戮其兄弟乃作詩以曉諭成王云有鳥之愛其巢者呼彼鴟鴞而告之曰鴟鴞鴟鴞爾寧取我子無毁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無仁恩非不勤勞然未若我作巢之難至於口手羽尾皆病弊積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寧誅管蔡無使亂我周室者我祖宗積德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業甚艱難

其再言鴟鴞者丁寧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翹翹懼為風雨所漂揺故予維音嘵嘵者喻王室不安懼有動揺傾覆使我憂懼爾其他訓詁則如毛鄭

破斧

論曰破斧箋傳意同而說異然皆失詩人本意毛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言雖簡其意謂四國流言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且詩人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爾況今考詩序並無禮義之說詩

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日用不止斧斨為說汗漫理不切當非詩人之本義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傷成王則都無義類矣

本義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國為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於逆亂耳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志者謂此類也鏑録義與首章同

伐柯

論曰毛傳謂禮義治國之柄又云治國不以禮則不安至於所願上下等語不惟簡略汗漫而已考之詩序都無此意且詩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討之及罪人既獲猶懼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鴟鴞詩示王以明已所以討叛之意而成王未啟金縢不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雖得鴟鴞之詩未敢誚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盤桓

居東不歸於此之時周之大夫作伐柯詩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謂成王既遭雷風之變已啟金縢之後羣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說異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書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書涕泣君臣悔過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羣臣復何所惑而疑於王迎之禮哉康成區區止說王迎之事由是失詩之大旨也

本義曰伐柯如何者發問之辭也詩人刺成王君臣譬

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曰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發問是謂不知也娶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誚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者謂欲見之子非難事第列籩豆為相見之禮即可見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名何

九罭

論曰九罭之義毛鄭自相違戾以文理考之毛説為是也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罭前儒解罭為囊謂緵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之數不宜獨言九囊者是緵罟當統言緵罟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為小網則毛説得矣鴻飛遵渚遵陸毛皆以為不宜於理近是而言略不盡其義且鴻鴈水鳥

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陸又曰不宜則彼鴻鴈者舍水陸皆不可止當何所止邪蓋獨不詳詩文鴻飛之語爾鴻鴈喜高飛今不得翔於雲際而飛不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間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於東都也此是詩人之意爾至於衮衣毛鄭又為二說毛云所以見周公意謂斥成王當被衮衣以見周公鄭謂成王當遣人持上公衮衣以賜周公而迎之其說皆踈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賜衮衣而迎之迎

猶未能東都之人安能使賜衮衣留封於東都也

本義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名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翔於雲際而下循渚陸也因謂東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間爾言終當去也其曰公歸不

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其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爾是以有袞衣者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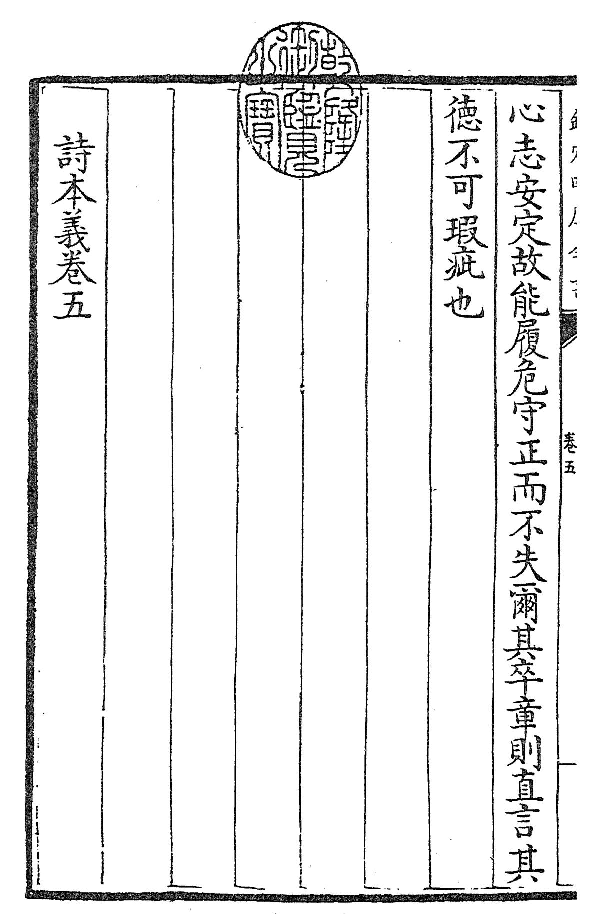
狼跋

論曰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考於金縢自成王啟鑰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啟

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皆是已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乖矣至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為遁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以遂其繆說可謂惑矣毛傳跋胡疐尾是矣而謂公孫為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疎矣且詩本美周公而毛以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義固知其疎繆矣然鄭皆釋碩膚為美此其

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

本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四國流言於外成王見疑於內公於此時進退之難譬彼狼者進則疐其胡退則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順其膚體從容進退履舃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然序本言周公不失其聖謂不損其德爾今詩乃但言和順膚體從容進退者蓋以見周公遭讒疑之際而無惶懼之色身體充盈



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爾其卒章則直言其德不可瑕疵也

詩本義卷五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録監生臣侍 臣

謄録監生臣何 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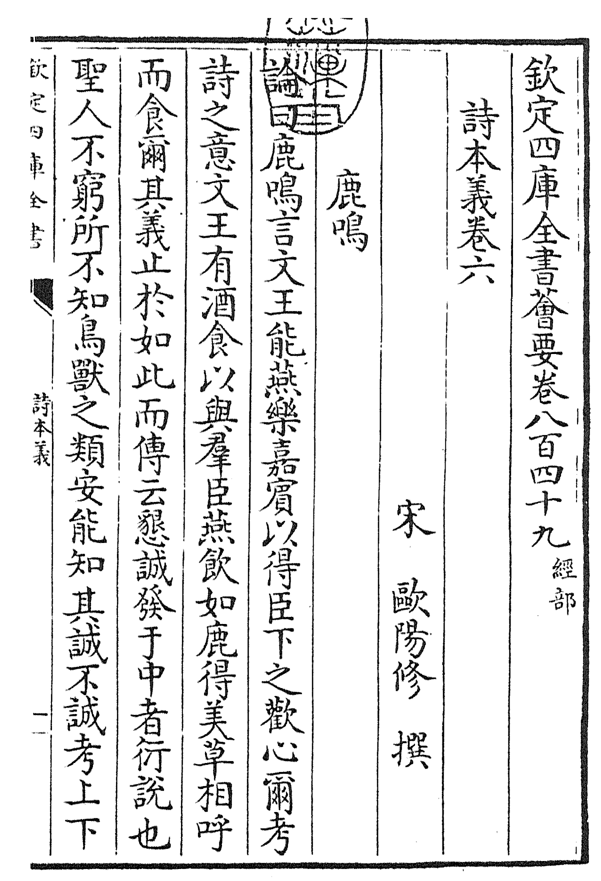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本義卷六至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四十九　經部

詩本義卷六

宋　歐陽修　撰

鹿鳴

論曰鹿鳴言文王能燕樂嘉賓以得臣下之歡心爾考詩之意文王有酒食以與羣臣燕飲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傳云懇誠發于中者衍說也聖人不窮所不知鳥獸之類安能知其誠不誠考上下

經文初無此意可謂衍說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謂示我於周行恩禮之勤若此爾古字多通用示視義同而鄭改示為寘遂失詩義毛傳德音孔昭既簡略未知其得失鄭引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謂此嘉賓語國君以先王德教國君以此賔語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於禮義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於禮義必須君臣漸漬教化使然豈飲酒之際一言可致此其曲說也考詩之意使君子則傚我者謂傚我厚嘉賔也

本義曰文王有酒食能與羣臣共其燕樂三章之義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賢臣與其同樂既飲食之又奏以笙簧將以幣帛凡人之欲與我相好者示我於周行之臣恩意如此爾其二章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者又言我此嘉賓皆有令德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此嘉賓不薄之意使凡為君子者當則傚我所為常厚禮有德者故其下文又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者謂君子當

做我厚嘉賓也其卒章之義甚明不煩曲解

皇皇者華

論曰皇華序及箋傳皆失之然其大義僅存也據序止言君遣使臣遠而有光華此但解首章一句爾其所以累章丁寧之意甚多不止有光華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禮樂則詩文無之又衍說也毛鄭之失在乎皆用魯穆叔之說為箋傳故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也凡詩五章悉用此為解則一篇之義皆失矣毛以懐為和初無義

理鄭改為私用穆叔之說爾其忠信為周訪問為咨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之訪問令詩文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若直以周為周詳周徧之周則其義簡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訪問為咨則所問何者非事而獨以咨諏為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穆叔直謂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云爾有嘉謀入告于

君則又不止問於人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若此之類甚多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六德之説可廢也據詩首章直言使臣將命而出有光華爾毛鄭所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説也

本義曰周之國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稱美其賢材能

將君命為國光華于外爾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既又勉其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懷思也其二章以下則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詩人述此見周之興國之初其君臣勤勞於事如此爾諏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其類甚多

常棣

論曰毛傳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雖簡然於

義未失而鄭改不為柎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毛謂聞常棣之言為今者蓋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為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是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為今矣意謂後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義雖不解亦可在毛氏已為衍而鄭又從而為說曰始聞常棣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厚皆衍說也毛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止言

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於詩雖無所發明然未為害義

鄭則不然且詩止云兄弟求矣而鄭謂能立榮顯之名

既於詩無文箋何從而得此義又云原隰以相與聚居

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

高下之別名爾土地不動無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為

謀安有相與聚居之理此尤為曲說也毛謂飲酒之飫

為私者燕私之意也鄭乃云圖非常大疑之事豈詩人

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說毛鄭意同而皆失且詩人本

欲親兄弟如毛鄭之説則是作詩者教人急難時親兄弟安平時不如親友生矣

本義曰作詩者見時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蕚相承韡韡然可愛者以比兄弟之相親宜如此因又極陳人情以謂人之親莫如兄弟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此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内鬩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又言當急難時雖

有朋友但能長歎而無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由是感陳籩豆飲酒之樂以謂兄弟宜以此相樂則妻子室家皆和樂矣使其深思如此為是乎

伐木

論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詩曰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陳饋八簋又以為天子之簋則此詩文

王之詩也伐木庶人之賤事不宜為文王之詩作序者自覺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詩雖欲汎言凡人須友以成猶當以天子諸侯之事為主因而及於庶人賤事可矣今詩每以伐木為言是以庶人賤事為主豈得為文王之詩鄭氏云昔日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為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且文王未居位未嘗在農也古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未居位時皆不為農亦不必自伐木庶

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以此知鄭說爲繆也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詩之意是爲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如此義則是此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了不及鳥鳴之意但云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類蓋失其本義

矣故闕其所未詳

天保

論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然毛鄭不能無小失鄭以俾爾多益以莫不興為每物益多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為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雖國君受天之福則當被於民物然詩既無文則為衍說毛以公為事鄭謂先公是矣若鄭謂羣臣舉事得宜而受福禄亦詩文無之

本義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堅固既禀以信厚之德則何福不可以除之俾爾多益而衆也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榖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禄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其下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寖長而又增之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詒之多福使民及羣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

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曰如日如月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柏之常茂其卒章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爾恒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出車

論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

失其本義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且一二車邪自可以馬駕而出若衆車邪乃不以馬就車而使人挽車遠就馬于牧此豈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車於野然後名將率亦於理豈然其以草蟲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一篇之義不失者幾何

本義曰西伯命南仲為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以為勞還率之詩自其始出車至執訊獲醜而歸備述之故其首章言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

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二章陳其車旗以謂軍容之盛雖如此然我心則憂王事我僕則亦勞瘁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玁狁其四章五章則言其凱還之樂叙其將士室家相見歡欣之語其將士曰昔我出師時黍稷方華今我來歸則雨雪消釋而泥塗矣我所以久於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歸蓋畏簡書也其室家則曰自君之出我見阜螽躍而與非類之草蟲合自懼獨居

有所彊廹而不能守禮每以此草蟲為戒故君子未歸時我常憂憂心忡忡今君子歸矣我心則降我所以獨居憂懼如此者以我君子出從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則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顯大而玁狁之患自此遂平也

湛露

論曰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為燕同姓三

韋燕庶姓卒韋為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為衍說由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爾鄭又以露之在物使柯葉低垂喻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有似露見日而晞何其臆說也詩但言露匪陽不晞爾初無柯葉低垂之文鄭何從而得此義若詩人欲述諸侯似醉之狀則當以柯葉低垂之意見於文也今但言露非見日不乾則非喻似醉之狀矣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詩但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

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慇懃之意盖
晝燕常禮不足道而舉其燕私慇懃之意以見天子恩
禮諸侯之厚此詩人所以為美也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
非一而獨以露為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
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
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其義如此而已其言
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又

云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别引他物若下泉之詩芃芃黍苗之類是也在宗載考毛傳是矣

鴻雁

論曰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為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鴻雁詩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以文義考之當是以鴻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雁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鄭於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

本義曰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四出于野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

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鴻雁之飛其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其二章言使臣暫止為民營築居室其暫止于野也如鴻雁集于澤爾其卒章云哀鳴嗸嗸者以比使臣自訴也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爾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為驕奢也或謂據序言美宣王而此詩之説但述使臣疑非本義且使離散之民還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勞來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

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復何疑哉

沔水

論曰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爾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傳未得詩人之本義爾

本義曰宣王中興於厲王之後諸侯未洽王之恩德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規王當容納諸侯如海

納衆水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又規王宜常以恩德懷來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者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念亂者厲王之亂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者謂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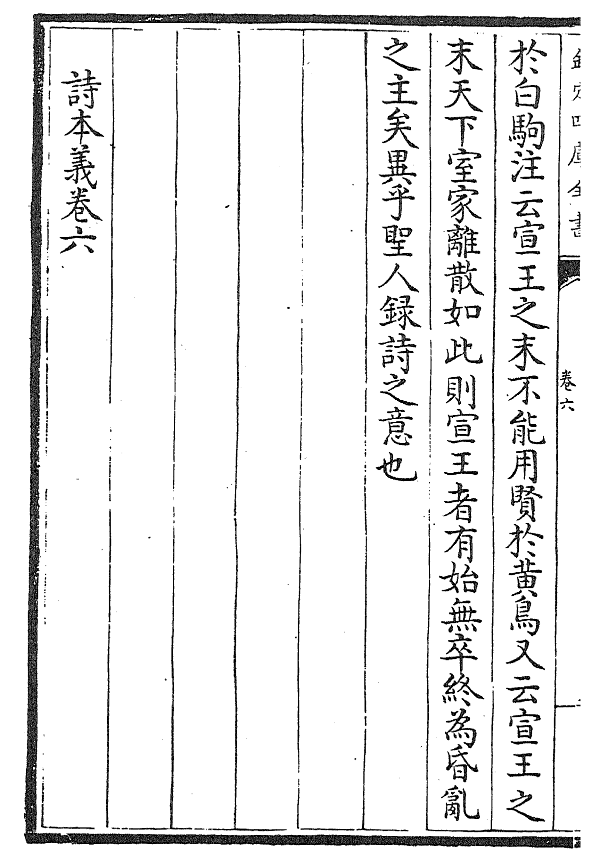
也歟彼飛隼率彼中陵者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讒人害之故曰我若親友而敬禮之則讒言其能興乎

黄鳥

論曰序言黄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為室家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内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徳之大盖中興之盛王然其詩有箴有

規有誨有刺者葢雖聖人不能無過也書稱成湯改過不吝者葢不言無過言有過而能改爾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衰撥亂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國富人衆廢職皆修則車攻鴻雁斯干無羊是也慎微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德則崧高韓奕是也夙興勤政則庭燎是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則雲漢是也其為功德盛矣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

鳴曰誨祈父白駒黄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謂
雖聖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
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遺賢
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歲多淫昬亦不歲歲皆然
蓋有大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如黄鳥所刺云此邦之人
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
天下皆然也孔子删詩並録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
俾後世知大功盛德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而毛鄭



於白駒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於黄鳥又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此則宣王者有始無卒終為昏亂之主矣異乎聖人録詩之意也

詩本義卷六

詩本義卷七

宋 歐陽修 撰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已然與他詩多不同鄭箋不詳詩之首卒隨文為解至有一章之内每句别為一說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㫖歸矣又復差其章句章句之學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㫖害於大義則不

可以不正也鄭謂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德流出無極已也幽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取於山如竹苞矣者喻時人民之殷衆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謂時人骨肉相愛好無相詬病斷此為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之遽言我似續姜嫄先祖

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續妣祖鄭便謂是成廟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别言築寢矣又隔二章後謂如跂斯翼一章為成廟其下一章又復言寢都無倫次此所謂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者也且約之閣閣一章與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鄭輒别如跂一章為廟者止用君子攸躋一句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云躋彼公堂又可為祭祀乎以此知其繆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夢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旨

歸則何闕考室之義也毛訓秩秩於此為流行於假樂則為有常鄭於他詩又別訓為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義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為道鄭於他詩皆訓為圖為謀又或為尚惟為圖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心有所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改猶為瘉改芋為憮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芋為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皆訓棘為急而毛於此詩為稜廉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為戟謂如挾弓矢戟其肘迂

矣義當為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蕭隅繩直如矢行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云夏暑希革張其翼者过之甚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本義者由不以詩為考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詩本無廟事鄭云宫廟亦衍說也

本義曰宣王既成宫寢詩人作爲考室之辭其首章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也山也有常處而不遷壊者也竹也松也生於其間四時常茂盛不彫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以成室不遷壊如山澗而人居此室常安榮而壽考如松竹之在山澗也此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者謂宣王與宗族兄弟相親好無疑閒以共承祖

先之世不隕隊壂得保有此宮寢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類也笑語非一人之所獨爲必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椓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風雨而去鳥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謂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晝夜寬

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其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王女則宜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頌之詞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者何所從鄭以爾為斥宣王又謂衆維魚矣實維豐年為人衆相與捕魚是歲熟庶人相供養之祥室家溱溱為人之子孫衆多旣不闗考牧事因謂占夢之官獻夢於

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人豈特於無羊無牛為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宣王而彼爾牧人邪以雌以雄鄭謂牧人搏禽獸迂矣據詩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之子孫衆多皆不闗牧事詩人本為考牧不應汎言獻夢而為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為庶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為養此為繆說不待論而可知鴟鴞曰予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為室家矣牛羊牢闌亦其室家也

本義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肥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節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為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大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隐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況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

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談之義頗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為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為曲說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說之乖繆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

刺今詩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葢刺者欲其改過非欲㬥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㬥其惡此古人之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案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謂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葢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詩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為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

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謂憯莫懲嗟如鄭注以憯莫懲為一句嗟字獨為一句於義豈安不弔昊天毛訓弔為至鄭又轉解至為善皆失之不自為政鄭意謂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覺其非又言天不出圖書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本是一章而鄭注分為兩義蓋不得詩人之本意也

本義曰大師尹氏為下民所瞻而為治不平致王政亂

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憯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閔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為政者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云者作詩者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誦云者作節南山詩者既已具陳幽王任

用大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則曰有家父者當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王心化善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說繁衍迂濶而俾文義散斷前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其為大害者如毛鄭解瞻烏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

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為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為尹氏大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而言爾鄭又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者亦非也蓋以覆車喻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學者因益之曰寧貽患於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烏巢烏也當止於林木屋非烏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譬君子仕亂邦非所宜處而將及禍也毛鄭之意不然謂烏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

當擇明君而歸之是為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而教民叛也幽厲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録之者非取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格非規誨可入而其臣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盡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兾其警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録以為後王之戒如毛鄭瞻烏之説異乎孔子録詩之意矣

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

之將云者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云者大夫言巳獨為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者言父母生育我猶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憂患如此蓋適丁其時爾其曰不自我先後者直歎巳適遭之爾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見人言從

口出而不分善惡而我為之憂是以見侮慢也其三章曰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云者大夫懼禍思去其位也念我無禄者念思也思毋食其禄也所以然者見時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既自為謀而又哀他人之居禄位者如烏止於人屋處非所安而將及禍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云者道民怨訴於天之辭也云人之之薪蒸者瞻彼中林則往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則何人不可禍罰之然此訛言亂國之民不見禍罰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皇上帝果憎誰乎此怨訴之言也其五章曰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云者言人勿謂山為卑不能阻險以致傾覆此山至卑止為岡陵亦能使人傾覆言不可忽也然則訛言之人其可忽為無害而莫之

懲乎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意謂烏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夢之吉凶乎此驕昏之主侮慢老成之辭也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别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别故引以為言其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云者大夫既戒王無忽訛言而不懲因又戒其小人曰汝無恃王不懲汝譬猶謂天高去人雖遠謂地厚託

足雖安然不可不局蹐而畏懼者天有時而降禍殃地
有時而致淪陷言天地猶如此宜常畏懼王之恩私難
恃也我之斯言甚有倫理而哀爾訛言之人聞我正言
則走避如虺蜴見人輒走然大夫所哀之人蓋指訛言
之小人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
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
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五章既陳戒王之意六
章又戒小人而不見聽因自傷獨立而無助云瞻彼阪

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抓我惟恐不傾折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則傚者又不與我相遭其與我同列而耦居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抓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古言謂耦為仇其複言仇仇者猶昔言兩兩今言雙雙也大夫既傷獨力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然猶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兹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

戚之云者言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政
古用字多通而毛訓為長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勢盛
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為褒姒
所滅也作詩時周實未滅而云滅之者鄭箋是矣詩上
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
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其九
章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云者謂欲以車棄其輔而覆
其載喻王將傾覆其國故先言陰雨者謂車遭雨水泥

濘而又棄其輔則必覆爾既覆而求助則不及矣其十章又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絶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國也所謂猶欲救之之辭也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云者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將及於禍之辭也水魚所樂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禍故曰匪樂雖潛藏隱伏而以近人

終被獲也以比身仕亂邦無所逃禍也其曰念國爲虐者意謂國君爲虐政而我仕於亂邦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云者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殽與其鄰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其十三章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云者言彼佌佌之小人蔌蔌之貧陋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禄食天

又夭害之國君既不能卹矣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此惸獨而卹之也大夫憂國者陳禍亂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備矣知其無可奈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惸獨此窘窮苟且之急辭也故以為卒章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論曰君子之所以貴於衆人者衆人之惑君子辨之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慎也故至於有所疑則雖聖人猶或闕焉者慎之至也吾於十月之交小旻小宛正其

失而從其是者於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者闕其所疑也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為刺幽王鄭氏皆以為刺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為刺厲王者以番維司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也其言幽王時鄭桓公友為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為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為司徒也就使番不為幽王司徒安知其為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為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自是

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豔妻為厲王后也案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又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也厲王出奔于彘十四年本紀惟言太子靜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使厲王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没而不見既無所見鄭氏何從而知之據詩列皇父卿士至於豔妻此

八人者皆是用事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之文而豔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為后黨是三者皆臆說之繆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主也其及於禍也亦然小宛之詩據文求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為說以見非刺厲也而為鄭學者彊附益之乃云四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為刺厲王則小旻小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為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

究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為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問十月之交從毛為刺幽可矣旻宛施於厲幽皆可而子亦從毛為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其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其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為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

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為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其曰雨無正則吾不得不疑而闕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厲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

與序絶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後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名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于外是厲王不復為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況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爾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雨無正不為昊天之序決可知也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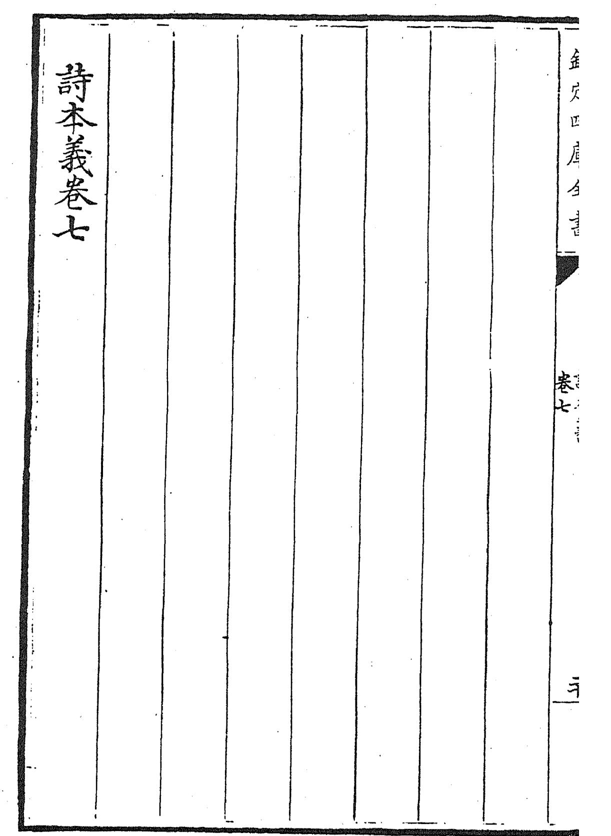
不知何為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十月小旻鄭氏差其時世及七子豔妻之失吾既已詳之矣其餘箋傳之說皆得詩人之意惟小宛箋傳之失不可以不論正其本義論曰幽王亡國之君其罪惡非一而作詩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陳其事而刺之不必篇篇徧舉其惡也小宛所刺據文求義是大夫刺王不能勉彊以繼先王之業而驕昏醉酒使下民多陷罪呰而君子憂懼不安其大旨勸王勉彊之詩也而毛解鳴鳩戾天謂行

小人之道不可責高明之功正與詩人之意相反又謂先人為文武亦踈矣而後之學者既以先人為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為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也鄭以螟蛉之子比萬民亦踈矣至以日邁月征為視朝視朔及謂岸獄中人持粟出卜皆繆論也卜者決疑之謂也有疑而問謂之卜毛以交交為小貌亦初無義理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鄭於甫田之什桑扈詩以交交為飛往來貌是也

本義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
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
志而王不自勉彊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
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其曰有懐二人者以下
章所陳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齊肅通明雖
飲而温克一人則昏然無知但以沉醉茍一日之樂謂
王也因戒之使無耽此樂宜敬天命之無常也既以此
語警之則又勸勉之云中原有菽庶民皆可采往者無

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為為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為也又言人性雖惡可變而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為蜾蠃子也既勸勉之則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令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亦謂宣王也其下二章則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見舉國之人今皆失所也謂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

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為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王又愚暗不曉民事至乃握粟問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穀謂其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誚愚人云菽麥不分是也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如集于木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冰常憂殞陷也



詩本義卷七

詩本義卷八

宋 歐陽修 撰

巧言

論曰據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讒之詩而鄭於首章解為刺王傲慢無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為在位之臣則與序文異矣毛訓憮為大鄭訓為傲據詩言亂如此大則義可通若云亂如此傲豈成文理曰父

母且且當為語助鄭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為民父母其後乃刑殺無罪非惟學者附益以增鄭過就令只依鄭說曰父母且苟且之且亦豈成文理鄭又以寢廟大猷他人有心與毚兔共為一章言四事各有所能乃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事不類又殊無旨歸蓋由誤分章句失詩本義故其說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語乃舒遲安閑之貌毛訓為淺意不知其何所據也

本義曰幽王信惑讒言以敗政大夫傷已遭此亂世而

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義大夫先自訴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讒致亂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為制度本於君子是君子者皆知衆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

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
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為讒邪所惑也予作詩之人自謂
也其五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云者以狡兔比狡惡之
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云者以柔木比柔
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
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
也其六章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云者謂讒人能言然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又

善悅人聽其美如笙簧而顏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難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箋傳粗得其義學者可推而通不煩論著惟君子當為斥幽王爾

何人斯

論曰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舍此則為臆說矣鄭於何人斯為蘇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

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義尤重複鄭說不得其義誠為難見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則不遠矣但鄭以何人為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於詩屢見之以前後之意推之可知也詩曰毋逝我梁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

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臼之被廢又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譖其語又然然則詩人之語豈妄發邪蘇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見今直以詩言文義首卒參考以求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則得之矣谷風小弁之道乖則夫婦父子恩義絶而家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為言者假設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

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義見矣

本義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絕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者謂聽譖者伊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其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者意謂借有二人相從則我不知果誰為譖我者今爾何逝我梁而不入

弔我之彼譖又今待我不如初則爾為譖我者可知而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蓋言其又進而陰窺其家私矣而蘇公者自省内無所愧畏不懼其來窺爾其四章云不自北自南者歎巳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譖言爾其下章則述與暴公俱仕王朝相從出入親好之意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爾爾所亟行爾車既脂吾巳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於此惟爾之從云何敢告病又云

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室則我莫知何故而致爾不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常使我心病之也言我待爾之勤惟恐相失也其下章又言我與爾相親愛而相應和如兄弟之吹壎篪相聯比如貫索而爾不我知舍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惟當與爾詛其不信爾三物謂壎也篪也貫也其卒章則極道其事云汝隐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

無窮極不可隐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故我作此與汝相好之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

蓼莪

論曰蓼莪之義不多毛傳特簡鄭氏之失惟以視莪為蒿以文害辭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缾罍比貧富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亦非詩意也其以終養為病亡之時滞泥之甚矣

本義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

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缾罍物之同類也此述勞苦之民自相哀之辭也其曰鮮民之生者言不遂其生不如死也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

大東

論曰鄭氏以有饛簋飱為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又以

公子發幣於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有光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皆非詩人之本義也據序本為譚人遭幽王之時困於役重而財竭大夫作詩以告病爾亦何暇及於主人為客致殯使還反幣等事且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了不關役重財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於何詩不可又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為善譬今詩所舉止於掩免簸揚

挹酒漿之類又其下無文莫見王官之義葢鄭氏不得詩人本義故其為説汗漫而無指歸其以天漢有光屬鞙鞙佩璲為一章分雖則七襄以下為别章使詩不分章則已若果分章則當有義類今毛鄭所分章次以義類求之當離者合之當合者離之使章句錯亂然不繫詩義之得失學者自求之可見矣

本義曰大東之首章曰有饛簋飱有捄棘匕者足於豈饒之辭也譚人得以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賦役均也

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視而有所頼也大夫反顧

昔時譚人蓋嘗如此所以潸然出涕者傷今不然也其

二章遂言今則王政偏而賦役重無小無大皆取於東

使譚人杼軸皆空至於窮之以葛屨而履霜其公子佻

佻然奔走於周行其祗役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

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辭也謂彼刈薪者為水浸而腐壞

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云可以

休息之也其四章則言東人困苦如此王官無以其職

來撫勞之者而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禄食其五章則刺王多取於下而濫用也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佩玉之人皆不材而冗食矣其横費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斂也其六章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也其意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天不能下監也又言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

為我駕車而輸物其七章又言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其八章又言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其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則又言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是皆怨訴之辭也其餘訓解則毛鄭多得學者當自擇之

四月

論曰毛鄭於四月之義小小得失皆不足論惟以先祖匪人為作詩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詩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貪残爾何事自罪其先祖推於人情決無此理凡為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者亂君歟治君歟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反深責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訓聖人刪詩必棄

而不録也鄭之所失於此尤多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直謂江漢紀率南國之衆川以朝宗于海爾而鄭氏以為比呉楚之君且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呉楚僭叛之君以為美於理豈然矧考詩文無之此亦其失之大者子當為子奪之予鄭以子為我是以其説莫通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謂惟其才也詩所謂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禄故詩人刺在位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任非其才爾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

有能治水之人使之為治木之官是任非其人也而鄭氏直以謂非人者身非是人也故云是人則當知患難昔之通儒執文害義蓋有如此或謂詩人但當刺時在位之臣何必遠及其先祖曰作詩者人人意異四月之詩以寒暑為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見事皆有漸不圖之於早也考其三章之次第可以見矣

本義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貪殘刻剥於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彫盡於秋冬乃於首章先本其事

云自四月夏暑氣盛至六月盛極當退於此之時萬物已有將衰之漸而人未見也如彼世禄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禄位者葢未見其害其二章遂言貪殘之政使民物傷耗如秋日之淒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則極言民物窮竭如冬日寒風凜冽暴急而萬物彫盡也其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者民被患淺猶思有所歸以苟免也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葢知其無

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而云民誰不有生我獨何為及此害也詩人於此三章言有次第蓋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者又言貪殘之臣害物廣也謂如採於山者但知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蹂踐而殘賊也其曰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者謂此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彼諸侯可使為善可使為惡而彼貪殘之臣日自構怨亂之禍於下國亦何由使其為善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者勉其下國之辭

也謂此江漢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滔滔而流以歸乎海故能為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瘁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禄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則哀其人民之辭也謂其欲去則不如魚鳥有所逃避欲居則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小明

論曰小明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

苦畏於得罪不敢懐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説是也了無幽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别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説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爲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仕宜勉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

教其無恒安處蓋鄭謂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說夫悔仕者悔不退而窮處爾如鄭之說則周之大夫皆懐貳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豈足以垂訓也

鼓鍾

論曰鼓鍾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據詩文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攷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廵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刺幽王也書

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
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
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
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其詩曰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
心且傷淑人君子懐允不忘其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
不知憂心者復為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謂南為南夷之樂者非也昔
季札聽魯樂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

之樂也詩人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名南然則此所謂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也皆當闕其所未詳

裳裳者華

論曰裳裳者華刺幽王者三事爾由小人在位而讒諂進故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毋近小人而當親君子義止如是而已矣然毛鄭之失者以裳華喻君以之子為明王由是詩之義不可得而見毛又以左之為朝祀之事右之為喪戎之事鄭以君子為

先人攷詩及序皆了無此義失之尤遠

本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者言其葉華並茂喻賢材美衆盛也我見是人而傾心用之則君臣有榮譽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黄矣言其華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烈顯赫也我見是人作事皆可法故得慶於後而世禄不絶也章法也陳二章刺王不能也又曰裳裳者華或黄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雜處也而讒諂得進因戒王以馭臣之道當如馭馬使駑良並駕而進退遲速如一

者在調和其轡緩急以節之爾謂善馭臣下者君子小人各適其用而節制在已也其卒章則又言左右常當親近君子而慎其所習左右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君子也

鴛鴦

論曰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今考詩下二章言乘馬在廄猶近於自奉養之事然馬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子之以穀此前世中材常主

之所能為而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然義猶有説而通若其上二章之義了不涉及序意且鴛鴦非是鴈之類其肉不登俎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令飛而遭畢羅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謂匹鳥止則耦飛則雙此為交萬物之實匹鳥之雙自是物之本性了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鴛鴦飛止亦宜自雙耦何必果明王之時也其二章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

皆為明王之時理豈得通又詩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萬年是其在梁與畢羅詩人本不取其驚不驚也故此篇本義未可知也宜闕其所未詳

車舝

論曰鄭氏以車舝之詩周大夫惡褒姒之亂國欲求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詩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皆以為幽王既得賢女之後改為善行大夫以此相慶自相燕樂故雖無賢友旨酒嘉殽亦且亟相飲食歌舞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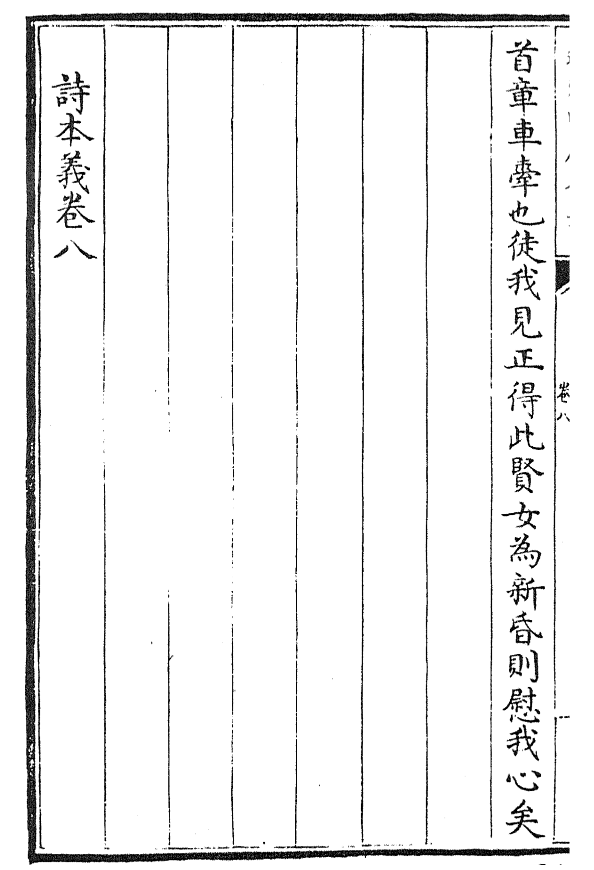
喜甚也據詩序言褒姒之惡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顧無如之何因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為輔佐庶幾可救王爾思得者是未見之辭也所思賢女尚未有其人而諸大夫舍其所憂之急者遂言已得賢女之後慶喜燕樂之事使略及之猶在人情或有今詩連章復句述其燕喜燕譽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說飲酒歌舞然則鄭氏之說豈詩人之本意哉且詩人本以幽王無道思得賢女以救其惡鄭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

女來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則詩人復何所刺乎亦非詩人本意也至於雖無旨酒式飲庶幾以為庶幾王之變改是式飲庶幾分為二事又云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甚也然則上言方庶幾幸王變改下言則已喜甚又以雖無德三言斷為一句皆文義乖離害詩本義不可不論正也

本義曰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者所謂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飢匪渴云者言我所

思者非飢思食非渴思飲乃思賢女以德音來與我王配合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者謂彼所思之女雖無衆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婦人以相好為友見關雎之文又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云者此惡褒姒嫉妬之辭也謂彼平林之廣能容飛鳥則鳴鷮皆來依其蔭蔽碩女賢淑能容其下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其善行也若得此賢女與王燕樂而享榮譽則我好愛

之無厭射也又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云者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也以謂酒殽雖不美善庶幾可飲食則飲食之矣賢女雖無德及汝可配王則當共歌舞而樂之爾陟岡析薪言得之易也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者歎賢女難得使我傾心求之而未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



首章車舝也徒我見正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

詩本義卷八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本義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詩本義卷九

宋 歐陽修 撰

青蠅

論曰青蠅之汙黒白不獨鄭氏之説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然蠅之為物古今理無不同不知昔人何為有此説也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黒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為害大

必不引以為喻至於變黑為白則未嘗有之乃知毛義不如鄭説也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

本義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鄭説是也棘榛皆所以為藩也

賓之初筵

論曰衛武公之作是詩也本以幽王荒廢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鄭氏之説則王之飲酒賔主肅然禮修樂備物有其容揖讓周旋皆中其節先與羣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至於受神之福酌尸登餕禮無違者及乎射祭訖事之後燕其族人旅酬之際始與其坐賔頓出小人之態號呼傾側以至失禮敗俗是其一日之内朝為得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蓋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今詩五

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而鄭氏不分别之此其所以為大失也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詩人之意本末必然義或可通亦不為害也學者當自擇之

本義曰賔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沈湎於酒其前二章畧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賔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核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其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

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泆為樂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起舞傾側其冠弁又立監史以督罰不飲者皆使之醉而時人反以不醉為恥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卒章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於大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云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聽至於謂羖羊童首是以無為有則醉言無度

可知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云者又教飲者以醉辭也言我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知矣其又敢多飲乎

采菽

論曰詩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鄭謂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據序但言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君子思古以刺今爾如鄭所說省禍福詩及序文皆無之據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届者乃言君子

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亦不謂其法制之極也天子所予者謂此諸侯旂鸞驂駟與其所服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爾以刺幽王不能賜諸侯也諸侯爵秩車服有等差當賜則賜矣不待其幅束無紓緩之心然後賜也其曰彼交匪紓者直自言邪幅爾鄭謂君子所屆為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為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者皆衍說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鄭謂紼纚維舟猶諸侯御民以禮法者非也據詩意紼纚維舟如

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毛謂明王能維持諸侯是矣

角弓

論曰角弓據序但言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爾如毛鄭之説老馬反為駒謂王侮慢老人遇之如幼穉雖非詩本義而理尚可通其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謂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飽如飲老人宜度其所勝多少則非詩之意也詩述九族怨王不親爾不論

老者飲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類之辭也至於教猱

塗附謂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雨雪見晛喻小人雖

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小人誅滅如蠻如髦又謂小人之

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考序及詩了無此義與上章

意不相屬由毛鄭失其本旨也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

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詩人引此以喻九族

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

叛而去矣其義如此而已毛謂不善紲檠巧用則反者

行說也紲檠制弓使不反之器也蓋造弓未成時所用已成之弓則體有往來其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古今通然是詩人所取之義也

本義曰角弓之詩自四章以上毛鄭之說皆是其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云兄弟不令而交相賊害則民亦效之各相怨於一方貪爭不已至

於亡身也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在其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為讒佞傍若無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自飽足而已又言讒佞之人已自如此而王又好讒以來之如猱喜升木又教之塗喜著又附之其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者徽美也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而為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

王踈九族而好讒佞如此亡無日矣如雨雪見日而將消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也如蠻如髦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菀柳

論曰鄭箋上帝云者愬之也以謂詩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與甚蹈當分為兩句豈成文理考於詩意亦豈得通俾予靖之後予

極焉訓靖為謀又以謂假使我朝王王留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如鄭此說則詩人方呼天言王不可朝其下文遽言王使我謀之初無假使朝王之語鄭何從而得之可知其臆說也君子不逆詐而詩人假使朝王王必留我謀而又後必誅我於義皆必不然也彼人之心以為斥幽王言王心無常不知所屆考詩初無此意又與下文不屬蓋亦其失也

本義曰不尚尚也蹈動也謂警動也靖安也詩人言彼

菀然茂盛之柳尚可以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不可親

令天警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我安之以待其極

其二章之義皆同惟言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

焉其卒章言彼鳥之飛猶能戾天而人心何之不可我

則獨安然當此虐王之時將罹其凶禍而不去蓋諸侯

怨叛之辭也録之以見幽王之惡人心離叛如此而王

不悔改也

白華

論曰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為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以妾為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為斥幽王碩人為斥幽后今考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既

以為斥褒姒遂解為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考詩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又序言以妾為妻以孽代宗雖為兩事而其實一也蓋妾子為孽妻子為宗既升妾為妻則自然其孽子為適矣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適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爾

本義曰白華以為菅白茅以為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並居而之子乃獨遠棄我

而不見容彼英英然白雲者於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而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無異而之子乃獨棄我蓋由天道艱難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猶行道也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上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也碩人者大人也王后是矣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者言王后為惡於內而聲達於外使人效

之而之子懆懆然棄逐我使我邁邁而去也邁往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亦由褒姒奪據后位而下效之也鴛鴦戢翼雌雄相好之鳥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鳥之不如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至賤之物當常在人下而為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當在下而佐人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漸漸之石

論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致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悠遠為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戎宣王伐玁狁但幽王自不伐爾就使戎狄為不可伐幽王置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

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為荆舒之國勞勞廣闊何其舍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於此獨以皇為正至不皇出矣為不能正荆舒令出使聘問於王此尤臆説也豕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爾毛説是也鄭曲為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其衍説也本義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叙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

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詩本義卷九